

传记文学作品集

流水的

岁月

周国春

著

湖畔百岁老人

不喝酒的白酒专家——龚文昌的醇白酒情

人生只有三天——记从教六十年的特级教师霍懋征

带给世人的惊讶——记中国刑警学院刑侦教授赵成文

无玉不爱，有夫可托——贾拓夫与白茜的风雨人生

有这样一位军中记者

歌唱人生，书写春秋

能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话法——记张子芳老人的革命生涯

华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水的岁月——周国春传记文学作品集/周国春著.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4.4

ISBN 7-80142-550-2

I. 流… II. 周… III. 传记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220 号

流水的岁月——周国春传记文学作品集

作 者: 周国春

责 编: 孔德骐

出版发行: 华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229 号海泰大厦 10 层

电 话: 010-82885151

邮 编: 100083

责任印刷: 北京市平谷县早立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 数: 308 千字

印 张: 11.5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42-550-2/I·238

定 价: 19.80 元

华艺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华艺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前 言

这里收集的是我从一九九七年至二〇〇二年所写的传记文学,其中有一半以上(所谓一半以上是从文字上说的)已在《传记文学》、《人物》、《国际人才交流》等杂志上发表过,具体涉及的人有九位:有曾经被周恩来总理称为国宝的小学老师,有普普通通的职业中专的老师,有白酒专家,有在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场上,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在朝鲜战场上九死一生(最著名的是报道了“奇袭白虎团”的故事和板门店谈判)的军中记者,有曾经根据一根蛛丝、两枚几毫米的蛆壳、一句问话、一枚指纹侦破盗窃案、凶杀案,同时又为长沙马王堆女尸辛追还原了秀美容颜的学者神探式的人民警察,有两位富有坎坷经历的陕甘宁边区的妇联主任,有全聚德烤鸭店当年的二掌柜(二〇〇四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依然健在),有毕生融入我国肿瘤事业的女强人。

我在写他们的时候,总有一种冲动,一种创作的冲动,一种要为世人昭示人生哲理的冲动。有人说我,五十出头的人了,哪有那么多的冲动?但是,我却做不成鹅卵石,经得多了,见得多了,心态不会光滑、平和,还像是一块有棱有角的石头劈向江河中的水。我常常认为,那江河的浪花似乎就是被我溅起的。其实,我也知道,这江河即使没有我也要拼命地去溅起浪花,只是,我留心了,我在意了,我认真地看认真地想,才似乎品味出了历史江河的美丽和激奋。于是,我首先激动了,一次次含着泪和心跳,挥起笔来拼命地写,放下笔来又一遍一遍地读,只觉得自己还写得不够好,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故事也好,精神也好,还远

远没有写出来。即便是如此,我还是愿意把这一份份激情铸就的写人的作品(写得不好,也只好如此了,因为我毕竟是尽力了),把这些真实感人的故事奉献给热爱生活的人。

目 录

前言·····	(1)
天鹅湖畔百岁老人·····	(1)
不喝酒的白酒专家	
——龚文昌的醇醇白酒情·····	(9)
人生只有三天	
——记从教六十年的特级教师霍懋征·····	(22)
一位刑警带给世人的惊讶	
——记中国刑警学院刑侦教授赵成文·····	(33)
一、人民警察·····	(34)
二、神探、画家·····	(40)
三、学者、专家·····	(44)
四、他带给世人的惊讶·····	(47)
“无玉不爱，有夫可拓”	
——贾拓夫与白茜的风雨人生·····	(49)
一、爱玉和她的父老乡亲·····	(50)
二、闯关隘的夫妻·····	(55)
三、从棺材房到武定胡同六十二号·····	(61)
四、白茜和她的心爱之物·····	(69)
有这样一位军中记者·····	(72)
一、随军记者，九死一生·····	(73)

二、朝鲜战场,三进三出	(77)
三、星火燎原,篝火飘动	(86)
四、贺龙同志,真情永驻	(89)
歌唱人生,书写春秋	(93)
如果能重新来过,还是这样的活法	
——记张子芳老人的革命生涯	(109)
一、一大碗清汤面	(110)
二、共产党的妇女干部	(113)
三、血儿	(117)
四、只身回到了延安	(124)
五、当上了合作社主任	(127)
六、阿雪把根扎在了养育他的泥土里	(135)
七、昆明市人吃水还靠松花坝	(139)
流水的岁月	(143)
一、故事是从女孩子和有出息开始的	(145)
二、逃跑、偷渡、撞车以致被押解出境	(154)
三、“李冰特洛夫”在延河之滨的艰苦 与浪漫	(169)
四、周恩来解救李冰,又为新人题词贺喜	(186)
五、蓓蕾初放	(198)
六、右派和“右倾”	(212)
七、一切都在好起来	(227)
八、“这医院里没有她不管的事”	(245)
九、“李院长”和马齿苋	(261)

十、肿瘤医院要办下去	(274)
十一、这件大事是从红旗渠那里做起的	(293)
十二、这本地图集上没有她的名字	(311)
十三、老太太和新的肿瘤医院	(324)
十四、既然是流水,就不会断头的	(341)

天鵝湖畔
百歲老人

在威海荣成的成山卫镇三村，住着一位百岁老人李之植。他出生于一八九八年阴历三月十六，如今，由独子七十多岁的李光炯夫妇精心照料着，身边还有那些个孙儿、重孙儿们呵护着。最近，我们到他的家里去采访了他。不巧的是，前两天，他在院子里行走，摔了一跤，左胳膊骨折了，不得不卧在床上养伤。但是见到了我们，他特别高兴，精神着呢，硬要儿子扶起他，请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听他说话，还让儿媳为我们拿来自家种的嫩黄瓜解渴。

李之植能够跨过整整一个世纪，要仰仗于天鹅湖的养育之恩呢。威海荣成的成山卫有一个美丽的天鹅湖，他是在天鹅湖畔长大的，青年、壮年时，他远走高飞，闯荡人生，以后又回到了天鹅湖畔，在这里种庄稼，在这里安度晚年。这里，因为是白天鹅冬日的栖息地，又由于近年来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以及威海一个叫田峰泉的人写的一部长篇小说《东方天鹅湖》，成山卫的天鹅湖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晓。还有那个当年编写了电影剧本《咱们的牛百岁》的袁学强，又编写了电影剧本《天鹅湖的故事》，这电影拍成了，在中央电视台播放。于是乎，天鹅湖的知名度就更高了。

所谓天鹅湖，实乃黄海之滨的一片海水。要说天鹅湖的美丽，那是名不虚传的。当地人说，“小燕不过三月三，大雁不过九重阳”。春暖花开时，这里燕子呢喃。九月九重阳一到，大雁和白天鹅就一起飞到这里来过冬。天鹅来到这里的时候，飞得很低，是那样的悠然自得。放眼望去，那黄黄的土地、沙滩，那雪白的天鹅，共同围绕着蓝色的海水。这海，就像湖泊一样深入内陆，在太阳下泛着光，粼粼之波与海边小小的村庄相互映衬着，所以，祖祖辈辈的人把这一方水土称作天鹅湖。到成山卫镇去转一转，能遇到不少八、九十岁的老人。因为他们的存在，李之植老人每每在镇子上从他们身边走过时，就一

点儿也不显山露水了。他红扑扑的面庞，硬朗的身板，拄着拐杖有力地踱着步，那些八、九十岁的人会自认为长他几岁，远远的低着头步履蹒跚地小心移动着他们自己。于是，老人大大不满足了，不止一次地对自己的孙子发过牢骚：

“你看他们，见了我连招呼都不打，过去哪里是这样，见了我，离多老远也不会不打招呼。这是怎么了，怎么了……”

老人自尊心很强，是被众人宠的？威海荣成市的正、副市长、市委书记们经常来看望他，至于镇里的领导，村委会的领导来看望他，则是家常便饭，常常是一抬腿就来到了他的身边。人们来了，去了，又来了，为他送来那么多礼品，那么多温暖，那么多“祝您老长寿”一类的话。他拄着拐杖，热情地请来人坐，吩咐家人为来人上茶，还会给来人唱上两句当年在北京城里学会的京剧段子。最让他感到自豪的是，他还接待过来自北京的客人。

“那是从哪些单位来的客人呢？”我们问。

在他儿子的帮助下，他回忆说来人好像有老龄委的，好像有文联的，是哪里的老龄委？哪里的文联？老人已经说不清了，只记得那些人给他带来了北京全聚德的烤鸭，让他品尝品尝，看那口味和他当年在全聚德当二掌柜时一样不一样。老人很是激动。正是那香喷喷的烤鸭勾起了他对往昔的回忆。半个多世纪了，往事却历历可数。今天对我们说起这事，他仍然眯缝起眼睛，开心地笑呢。

是的，他曾经在北京前门大栅栏全聚德烤鸭店干过二掌柜，人们还记得他，还拿全聚德的烤鸭来和他说故事，他感到自己神气着呢，能不激动吗？那一次，那些个北京的客人走了以后，他对他的孙子一遍遍地唠叨着：“我念过书，当年在全聚德才干到二掌柜。”念书，人要念书才有出息，这是老人认准了的一条做人的理。多少年来，他常常会反反复复地告诫他

的子孙们，要活成个人，就一定要好好念书呢。老人小时候念过五年书，写得一笔好字，算盘珠子也打得噼里啪啦，快着呢。在我们采访他的时候，他拿出了一张二十五岁时在北京新华像馆拍的相片，相片后面是他用毛笔写的字，还真帅呢。他告诉我们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跟着“力把”（对外出打工的人的俗称）到天津去干活，后来又去了北京前门大栅栏的全聚德烤鸭店。店东家是河北人，店铺的大掌柜（相当于今天的经理）是李之植老人的老乡，山东荣成成山卫冯家村人，叫李子明，他干了多年，全家人都搬到了北京。李之植一到那里，先当学徒，杀鸭子，洗鸭子，干杂活儿。那时候灶房里没有下水道，污水倒进污水桶，由伙计们抬到二里地以外的地方去倒。老人常常对儿孙们说起那个污水桶，“是木头桶，装满了污水有三百多斤。”一根杠子被掌柜的用两根钢钉从正中间固定在桶把上，这样，伙计们各抬一头，杠子两头到桶子之间的长短都一样，没人能偷懒，也没谁能欺负了谁。两个人抬累了，就把桶放下，一人一头，在杠子上坐下歇一歇。天黑了，学徒们就把铺盖铺在店铺里，打地铺睡。来得晚的人的铺顶着门，冬天，雪花能从门缝里直飘到人的被头上；夏天，臭虫、蚊子咬得劳累了一天的人久久不能入睡。

他告诉我们，因为自己念过书，进烤鸭店时间不长，就做了账房先生，管上了账。

在那个北京的烤鸭店他干了二十来年，因为他干活不讲价钱，勤勤恳恳，按今天的话说就是有敬业精神，深得东家和大掌柜的赏识，于是做起了二掌柜。

当个二掌柜不容易着呢，管的都是杂七杂八的具体事。面案子上的事，饼铛子上的事，跑堂儿的事，当灶的事他都管，管事就是管人，麻烦着呢。订座的事他也得管，也得一个个安排。当时已经有了电话订座的业务，可以提前一个礼拜订座。

张恨水的小说《啼笑因缘》里就写到了他们那个烤鸭店。老人说，梅兰芳也去他们烤鸭店订过座吃过饭，梅兰芳的戏好看着呢，他爱看。那时候，全聚德的生意红红火火的，往往提前一个礼拜，座就全部订满了。晚上十来点钟，客人都走了，他要吩咐伙计们把地面清扫了，桌子该并的并起来，还要招呼着伙计们把灶房间的火封好。人们把铺盖卷打开，他不会忘记用硬纸把电话的锤别住，这样，即使有电话打进来订座，电话铃也响不了了，反正座都订满了，电话就不接了，人们可以睡一个好觉。而他，往往在人们都睡下以后，还要清理白天的账目到夜深人静。

老人告诉我们，过去人们去吃饭不开现钱，都要记上账，定期付款。一些人因为某种原因延期付款，这可以，但是不能拖过三节：五月节（即端午）、八月节（即八月十五）、年节（即腊月二十九）。逢到三节期间，为了清账，往往白天要支使人出去收，必要时他得亲自前往，晚上又要核账，他就格外的忙。

老人说，他还要跑银行。他声音很响，随口对我们说：“那时的银行，中国、交通、小南，我们都打交。”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我们知道，是旧中国的官僚资本银行，小南银行指的是哪个银行，我们说不好。他接着又说：“日本人来了，我们使过联银券，和联合准备银行打交。”“联银券”、“联合准备银行”我们都十分生疏了。事后查了资料，原来联银券是“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兑换券”的简称，是抗日战争时期华北伪临时政府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一九三八年开始发行的纸币，流通于华北地区。六七十年以前的事情，一个十足年龄一百零二岁的老人回忆起来，诸多细节竟是那样的清楚，连当时的银行、银券都说得那样准确无误。老人至今还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北京的隆福寺三天一个集，花市也是三天一个集，全聚德烤鸭店

的伙计要去那里买鸭子。

“鸭子全到集上去买吗？”我们问。

“他对我们说过，烤鸭店自己也养些鸭，用混合饲料填鸭。他们自己填出的鸭，那肉是又肥又嫩，油性也大。鸭子太肥了，老鼠常常把鸭子的屁股咬破，鸭子都不知道，它们在棚子里动都不动。”他的儿子这样说。

我们又问起烤鸭店用的酱和葱，老人说，酱是北京的，葱是山东章丘的（章丘的大葱很有名，公元五九六年，因县治北有章丘山将原名阳丘县改为章丘县，一九九二年改县为章丘市），三四棵大葱就有一斤重。

老人心地善良，他对自己的父母很是孝顺。他的大哥英年早逝，留下妻子和一个儿子。这样，再加上自己的妻儿等，他要挣钱养活八口人的家。每年他省吃俭用给家里捎回五十块大洋。除了年终发工钱，老人当年还可以得一些所谓的“营业外收入”。鸭肠、鸭绒、鸭粪可以卖些钱，伙计们还可以收些小费。这些进项，干活的人们再一起分一分。

芦沟桥事变，日本人打进了中国，北京的粮食供应很紧张。老人说，那时候，日子难过着呢。一九四〇年，大掌柜李之明去世了，一时，大掌柜似乎非他莫属了，这一点从东家到店铺里的伙计都清楚。实际上，他当时干的就是大掌柜的活，只是东家还没有来得及“任命”呢。也就在这个当口，他惹恼了东家。说起他管理店铺，对伙计们一贯是很严格的，按照铺规，不许伙计们在当班时打牌、下棋、喝酒，对那些犯了铺规的人，该惩罚的惩罚，该开除的开除。他处理起来，一点儿也不手软。这一回，一个姓潘的伙计晚上出去回来晚了，店铺关了门，就私自捅开店铺的门爬了进来。这是犯了铺规的，他二话没说，将其开除了。他不知道姓潘的在东家那里是怎么捣鼓

的，使得东家亲自找到他，让姓潘的回来。他不服，对东家说：

“不行，他犯铺规了，不能再回来了。”他耿直地认铺规，不认东家的情面。不久，他按照规定回家歇假。一天，儿子拆了他的一封来信，拿来给他看，那是东家的来信，信上写道：“买卖萧条，请你另谋高就。”就这样，他的饭碗被砸了。

为了养家，他把多年的积蓄拿去买了六亩地。还有一些钱，他入股和辽宁葫芦岛的表弟一起于一九四一年的年初买了一条船，在威海卫和辽宁的葫芦岛之间跑买卖。没跑几回，船让威海卫海关的二鬼子（伪军）给扣了。表弟连急带气的没多久就死去了。找人去疏通疏通把船要回来？二鬼子都是些狗，表弟也气死了，拉倒吧。他没有什么想头了，也没有什么靠头了，于是安下心来种他的庄稼，成了一个不错的庄稼人。他再苦再难，没有忘记供养大哥的儿子和自己的儿子去念书。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他捎钱回家供孩子们念书；在家里种地，他收了庄稼卖粮，换回钱仍然坚持着供孩子们念书。两个孩子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我们的采访结束了，对着老人的耳朵告诉他好好养伤。提到了他摔伤了胳膊的事，引得他回忆出一段年轻时大难不死的往事。他说，他在北京全聚德烤鸭店干活的时候，一次在北京的土路上骑自行车，一辆马车撞倒了他，他仰面朝天躺倒了，自行车压在他的肚子上，马车呢，又从自行车上过去了。人们都围了过来，警察也跑了过来，他们大概都觉得小伙子怕是不行了吧。谁料想，他从地上爬起来了，掸一掸身上的土，又推起了自行车，走他的路了，整得人们目瞪口呆。是啊，这个大难不死的人，这个在每年的重阳节和白天鹅一起徜徉在天鹅湖畔的人，如今活过了一百零二个年头，成了一位跨世纪的老

人，这确实是没有没什么值得奇怪的。

老人见我们在笑，他也笑了，开心得很呢。

（此文发表于二〇〇〇年第九期《传记文学》）

注：

1. 此文发表时，在我的名字后面还有王维波、郑桂花的署名。

2. 李之植老人二〇〇四年已经一百零六岁了，依然健在。

——
龚文昌的醇醇白酒情

不喝酒的白酒专家

在白酒界，提起龚文昌老先生和他的笔名“践之”，几乎是无人不晓。说来也许人们不会相信，他竟是一个滴酒不沾的人。曾做过全国评酒委员的他，在评酒时需要一只器皿，把口中的酒吐出来。然而，正是这个不嗜酒的人，与白酒结有深情。

我在一栋三居室的楼房里见到了这位八十六岁的老人。他面容清癯，神情矍铄。我打量着他的这间简朴的客厅：老式木制家具里没有一件能冠以高档。四个大书柜井然有序地丈量着一面墙，靠窗的一张写字台摆满了书，倚着墙脚、书柜腿、桌子腿而立的是一些纸箱。老人打开它们为我找出一本《北京大学校史》和几本酿酒的资料。原来，纸箱里装的也是书。

“你的书可真多！”

“我的书不能算多。不过这里还有，你来看。”老人将我领到了他的卧室，这是他家三个房间中最大的一间。靠着门摆放着他的一张床，床的三分之二被成堆成摞的书和杂志挤占着，它们和老人同眠共枕。然而，更使我兴趣盎然的是清醇的香气。在老人的卧室里，除了那张大床，就是地上那些各种包装的白酒，它们列队而立，排满了半间屋，散发着醇醇的酒香。

“你闻一闻，我的这些酒，香吧？”老人喜欢得眯起了眼睛。

“香，真香啊！”我有些情不自禁。

“你说香，你懂得这白酒的香吗？白酒有三种香型：泸香型、茅香型和汾香型。我评过酒，知道这三种香型没有严格的划分标准，全凭感官评。除了三种香型，还有呢，那个沈阳市老龙口酒厂的‘陈酿’酒，带有木香；广西的三花、湘山酒，香味幽雅；广东玉冰烧米酒，有一种特殊的米香味……”说起酒香，他滔滔不绝。